楚辭集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九章

惜誦

此篇極陳已事君不貳之忠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眞可對越神明宜見知於君見容於衆然反叢罪謗使側身而無所欲去而不能其情亦可悲矣而猶堅守素志不肯少變可謂獨立不懼確乎其不可拔者也大抵此篇作

於讒人交構楚王造怒之際故多危懼之詞然尚未遭放逐也故末二章又有隱遁遠去之志然盡忠而不變者固屈子事君之本心而亦不使讒人之終害者又屈子見幾之明決詩曰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屈子無得之矣楊雄班固咸謂其過於高潔而以不智譏之後世之撰爲知屈子者又不過曲爲之說以解之夫屈子曷嘗不智曷嘗無去楚之心曷嘗真欲沉流而不寤哉遍以楚辭熟讀而詳考之斯可見矣夫

讀楚辭論屈子者不於其書而稽之而顧援
引他説以證之不亦僨乎嗚呼讀六經者不
尊經而信傳多援傳以解經其來久矣豈獨
楚辭也哉吾於是乎深有所感也夫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
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以嚮服俾山川
以備御兮　皐陶以聽直

惜誦惜也誦頌訟古通用詩曰吉甫作頌論語曰
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大抵古人指巳
所作之文自省之言皆謂之誦此所謂惜誦謂巳

歎憐而作此篇之文也王逸曰言己作此辭賦陳列利害渫己情思以諷諫君也得之矣致猶易鈎深致遠之致謂推而極之也愍憂也憤懣也抒紓舒古亦通用渫也朱子讀作去聲謂挹而出之也亦通發憤抒情與致愍平看無輕重先後意楚辭之文意同而語異如此類甚多此謂己之所以歎息而作此誦者蓋欲推致己之憂愍發揚己之憤懣抒渫己之情愫也愍言其幽隱之思憤言其不平之氣情言其衷曲之忱也或以二句相承看又曰憤甚於愍情深於憤也亦通要之二句以惜誦

二字爲主下三者皆本作誦而來也所作忠謂已所爲忠君之事如下竭忠誠而事君至迷不知寵之門二十句皆是故下文又曰吾聞作忠以造怨朱子以作爲非字且深辨作作者爲誤特知兩章文意爲不明而不知於通篇大旨尤欠穩也恐未之深思耳言之卽申指已所作之誦也謂已所爲忠君之事而今鋪陳以作此誦而自歎者可使神聖以爲證明也蒼天之正色也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爾雅曰穹爲蒼天正證同王逸曰平也朱子仍之亦通五帝謂五方之神也東方太皞西

方少皞南方炎帝北方顓頊中央黃帝是也詳見
月令折中或作折衷或作質中其義一也謂執事
理是非可否之兩端而折中之如以物從兩頭而
屈折之於中間則長短均平也若史記所謂六藝
折中於夫子法言所謂衆言淆亂折諸聖是也戒
餝也六神王逸引尚書禋於六宗以解之以六宗
爲六神似矣然說六宗者亦無的論或以爲星辰
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或以爲乾坤六子或以爲天
地四時或以爲三昭三穆或以爲天宗三日月星
辰地宗三太山河海或以爲六爲地數祭地也或

以爲天地間游神也或以爲六氣之宗謂太極冲和之氣蘇子由曰舍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故蔡氏註尚書朱子註楚辭皆用祭法之說然瑗按祭法有曰祭天也祭地也祭時也祭寒暑也祭日也祭月也祭星也祭水旱也祭四方也祭百神也此上十祭連爲一段說話則不止六宗矣前除天地後除四方百神而以中六者爲六宗蓋出於孔叢子朱子嘗謂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矣出於東漢之時前人未嘗有道及者其爲僞書無疑矣又何足據以爲信乎

蘇子由但知其當依祭法而不知祭法所言不止於六而又未嘗明言其爲六宗也雖朱子蔡氏蘇氏從之愚意實有所未安姑誌其疑以竢後之君子嚮對也服服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俾使也山川名山大川之神書曰望於山川是也御侍也皐陶古聖人姓名舜士師能明五刑者也書曰徧於群神蔡氏註曰群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屈子之引皐陶者亦以爲神歟如遠遊篇之引傅說爲仙也聽直聽其說之曲直也指蒼天令五帝戒六神俾山川命皐陶不一而足重復惓

惓而不已者蓋下文將以鋪陳乎巳所爲忠君之事故極援天引神以深明巳之所言出於實而非誑欲人之信之而不疑也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又曰予有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蓋古之聖賢每託天以自誓以爲人既不我知而求天以自知而知聖賢之心者實惟天而已矣屈子之援天引神者其亦不得巳之至情乎瑗按篇首三言乃一篇之綱領而下所言者不過推演所作之忠憤懣之情耳又按書曰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偏於群神屈子所誓之詞

實倣此序楚辭中用經書之語而不用其意者甚多熟讀而遍考之自見亦可見屈子所學之博雅也不惟爲辭賦之宗而實足以繼三百篇之末者豈徒然哉其學亦有所本矣故韓退之作文每喜模擬六經遂自謂足以傳道然其辭古實勝諸家後之綴文之士其可不知讀六經也哉六經不熟而自謂曰能文者吾不知之矣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群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

竭極盡無餘之詞盡心曰忠以實曰誠離群爲黨

人所擯棄也贅疣瘿瘤之屬體外無用之餘肉也莊子所謂附贅懸疣是也言已竭忠誠以事君宜爲人之愛慕推重一體同心君背膺之不可胖也今乃反爲黨人擯棄視之若贅疣無所用而有害亟欲割而去之者何也儇輕利也媚柔佞也與忠誠相反背衆猶離群也言已之竭忠誠之心而忘儇媚之態甘於離群背衆而爲贅疣者豈樂爲是哉以爲黨人雖不能容而猶有所恃者欲須明君之見知耳嗚呼群衆既不足恃而所恃者君之明也其君又復壅蔽之盛聽信讒言而所恃者亦不

足恃則將何以爲憫哉烏得不深歎息作爲此誦以致吾之愍發吾之憤抒吾之情哉

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君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言出諸口者也行措諸身者也可迹言言行皆有蹤跡明白可據而考也其與誑言詭行而神出鬼沒者異矣情蓄於內者也貌形於外者也不變言情貌表裏如一而始終不變也其與厚貌深情而朝更暮改者殊矣此屈子自言巳之事君其忠誠如此相察也證驗也不遠謂卽其言行情貌而可

驗其忠佞也夫人君日以其身親與臣接則察臣之忠佞者無如君而其所以驗之者又不在于深遠而難知也若屈子之言行情貌果忠誠歟果僾媚歟試一驗之則瞭然矣顧乃不察乎此而徒聽信讒人而齌怒焉而造怨焉何其不審之甚哉夫屈子竭忠誠忘僾媚胃然離群背衆以事君者蓋欲須明君以知之耳而君又不察而驗之焉則所以須明君其知之之心益孤矣左傳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君若屈子之心炳若丹青昭若日月楚王非真不知之也自古正道難容讒言易入惡

蹇蹇而喜諾諾讒君之大都也嗚呼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猶之可也見其讒而信之知其賊而近之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如此又烏可與言哉其國家又烏得而不淪胥以敗哉

吾義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

先君後身猶論語先難後獲之先後又曰敬其事而後食先君後身之意也怨耦曰仇惟亦專詞也舊註曰思念也亦通百萬爲兆交怨爲讎言巳明人臣之大義先君而後身國爾忘家也專於事君

而無他意公爾忘私也其盡道如此當見取於衆可也而群衆顧反視之以爲仇讎焉何哉盖邪正不並立忠佞不同謀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理勢之必然也王逸曰言在位之臣營私爲家已獨先君後身無有他志不與衆同趨故爲衆所仇讎也瑗按先君後身猶有身也至於專惟君而無他則不有其身矣兆又衆於人矣讎又甚於仇矣

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不豫言壹心果決不待猶豫也與上專惟君而無

他之語同而旨益加明矣不可保言爲衆所害也疾猶力也有汲汲不遑之意疾親君而無他與壹心而不豫之語同而詞益加切矣力於親君而無私交固有招禍之理也曰不可保猶爲緩詞曰招禍則明言之矣瑗按此并上章蓋言其忠愈盛而其禍愈深詞旨雖同而有淺深輕重之異讀者不可不知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

思君謂念念不忘乎君也此即所以爲忠而惟能

忘賤貧絶寵利然後能思君也下文厲神曰君可思而不可恃蓋即此言而勸之也怨者易詞也忘賤貧謂處下位受薄禄而能安之故不覺其怨然而忘之也謂之曰忘則不惟無計較之私而已不貳即壹心也迷背也背然不知寵利之門則不媚權貴以求進可知矣蓋惟忘賤貧故能絶寵利惟絶寵利故能忘賤貧二者實相爲表裏也夫忘賤貧絶寵利惟專一盡忠以求事君而不貳焉則楚廷之臣其竭忠誠以事君者孰有復過於屈子者乎夫忠之過而反爲禍之招此又事理之不可推

者也懷沙曰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誠然乎哉瑗按此上五章凡二十句皆反覆詳言己之事君之忠以終篇首所作忠而言之一句之意誠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屈子之心事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如此其所以援天而引神者眞可以對越在上而無愧於心矣豈徒託爲虛無之說以誑人也哉君漠息夫躬之絕命詞仰高天而自列招上帝而我察不惟誑人適以自誑天豈可欺乎哉上三節皆承吾義二字言先君後身親君無他事君

不貳以事言也惟君無他壹心不豫思君莫我以
心言也
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群以顛越
兮又衆兆之所咍也
忠即上五章所陳者罰凡君加以怨怒之意皆是
不必放逐貶謫而後謂之罰也志者心之所之所
志猶所期也行指巳之素行而言而忠在其中矣
不群言行之高潔不同於衆如上言離群背衆亦
是顛越隕墜也咍訕笑之意猶嗤哂也此承上五
章言巳盡忠如此本無罪過初欲待明君之知以

蒙賞而今反遭罰是豈余本心之所期望於君者哉特以巳之素行高潔不合于時俗故致顛越狼狽如此然彼黨人覩予之顛越不惟不爲憐之方且享富貴固寵利自以爲得志而竊笑於傍也上二句言得罪於君下二句言見笑於衆亦相承講言巳之所以遇罰者又由讒人之嫉妬也瑗按咍字王逸註曰楚人謂相啁笑曰咍朱子亦從之曰咍啁笑楚語也夫咍之爲啁笑通稱也豈獨楚人哉然則夫子之哂由也又豈魯人謂啁笑爲哂乎楚辭中凡曰楚人謂某爲某者皆王逸之陋見不

嘗從之他倣此

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沉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

紛衆亂貌言尤謗之多也逢遇尤過也離遭謗毀也謇難詞釋解也咍但笑其行之不群耳尤則加之過矣謗則毀其行矣至於紛然而起謇然而不可解釋而脫也其見嫉於讒人也甚矣情謂盡忠被讒之情沉沒也抑按也不達不能達之於君也蔽謂讒人壅蔽也白明辯也此章承上言巳被讒之深而寃情莫能致之於君上也下二句王逸曰

言巳懐忠貞之情沉沒胷臆不得自達左右壅蔽無肯爲白巳心也洪氏曰情沉抑而不達人君不知其用心也又蔽而莫之白群臣莫肯明巳所存也或曰逢尤指上遇罰以君言離謗指上衆咍以讒人言下二句又申言蹇不可釋俱通

忳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

忳憂貌鬱邑愁苦不伸貌侘傺傍偟失志貌此句亦見離騷煩言朱子曰煩亂之言左傳曰嘖有煩言是也瑗按朱子引左傳爲證固有據然此所謂

煩言與左傳字同而旨異謂詳細委曲之言耳蓋欲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非謂煩亂之言不可遺之於君也屈子此字未必用左傳設用之亦斷章取義非用其意也結謂聚其詞也詒謂致之於君也洪氏曰詒贈言也王逸曰言已積思累日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欲見君陳已志又無道路也得之矣此承上章末二句而申言之耳然此章不協韻朱子曰中情當作善惡惡又以去聲讀瑗按中情善惡二者俱見離騷但此處作中情字穩當特不知韻之所協耳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

靜默謂安居而無言也號大呼也號呼謂鳴其寃情於君也靜默自守卽爲退號呼自鳴卽爲進二字要看得活舊註謂退爲放棄於幽遠也非是申重也煩惑煩悶而惑亂也中中心也悶瞀猶煩惑也忳忳忳而又忳憂之甚也二句一意亦須活看此承上三章而總結之言退而不言此情顧君上之不知進而欲陳此志乃壅蔽之無路進退維谷語默兩難此所以益使己之中心而煩悶無已也

瑗按此段以上直至篇首皆反覆詳言巳事君之至忠深爲黨人所讒蔽以致巳得罪於君欲達此情於君而不能也其情誦之意巳畧盡矣後段至末設爲占夢問答之詞不過申言此志之不忍變而亦將避禍以遠去而巳矣中間詞旨雖若重復而熟讀詳玩其鋪叙甚有條理脉絡首尾相應非漫作者覽者幸無畧焉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航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昔夜也禮記孔子曰吾疇昔夢奠兩楹之間大招
曰以娛昔只皆謂昔爲夜也夢人寐而遊魂所爲
者也登天上天也中道半路也航舟也所以濟渡
道路之不通者也厲神謂巫祝能占卜者也盖厲
神殤魂也殤鬼精氣未滅能服生人以發泄其靈
巫祝多服之以神其術故可稱巫祝爲厲神猶離
騷稱靈氛也盖氛者天地間之游氣而厲氣者天
地間之殤魂也曰靈曰神者亦欲美其名耳占卜
其吉凶也夢魂二字互文也此三句乃屈子自述
已嘗於疇昔之夜其魂夢登於天至中道險阻遂

無舟航可以濟渡而返未知其兆爲何如乃命巫
祝爲我占之以卜其吉凶焉上曰者乃厲神旣占
畢得其兆而告屈子之詞下二句兆詞也下曰者
乃厲神復因其兆而勸屈子之詞下十五句皆勸
詞也朱子及舊註只以有志極而無旁一句爲厲
神占夢之言餘皆爲屈子自叙甚謬矣楚辭中韻
屬下而辭旨屬上韻屬上而辭旨屬下者往往而
是讀者熟誦而詳味之自見也無旁猶言無邊際
也有志極而無旁言其立志太高廣大浩蕩茫無
涯岸也此爲夢登於天之兆危無與爲援也獨無

與爲伴也離異謂離心異路也此爲魂中道而無航之兆此二句乃厲神告屈子卽其所憂而占之其兆當爲志極廣大而無成有害也君可思而不可恃王逸曰言君誠可思念爲竭忠謀顧不可怙恃能實任巳與否也朱子曰君可思者臣子之義也不可恃者其明暗賢否所遇有不同也瑗按屈子壹心而不豫疾親君而無他者蓋以相臣莫君君而將以待明君其知之耳而卒爲黨衆所仇讎以招禍者是傷於所恃也夫自古忠臣義士欲成其志者未有不恃乎君者不恃乎君而恃其衆則

私交之黨結而人君之勢孤矣屈子不忍爲也屈
子之恃未爲太過而不幸遭昏暗之君得罪過之
不意也衆口謂黨人讒謗之多也鑠銷也金天下
之至堅剛者也雖有天下至堅至剛之物而盛火
煉之未有不銷鑠者也雖有天下至高至潔之行
而衆口讒之未有不危殆者也衆口鑠金以人物
參錯而成文則兩意俱見顏師古謂美金見毀衆
共疑之數被燒煉以至銷鑠是以衆口爲毀其金
之不美非是殆危也朱子曰言初以君爲可恃故
被衆毀而遭危殆也是以初君是爲恃君逢殆爲

遭衆口之鑠其意亦是瑗按此三句乃厲神總承
上所憂及兆詞而勸屈子不可立志太高而傷於
所恃以取禍也大抵君可思而不可恃在亂世昏
君則然若逢太平之盛聖明之君則固可思而亦
可恃也厲神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矣嗚呼爲人
君者幸無使忠臣失其所恃哉
懲於羮者而吹虀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
兮猶有曩之態也
懲警戒之意羮古人糝米而和菜肉以爲之者也
吹以口噓之使令冷也虀細切葅菜而爲之者也

凡醯醬所和及擣薑蒜辛酸之物皆是盖羹𩱜物也韲冷物也言人有歠羹而誤中其熱其心遂常懲艾雖見冷韲亦恐其爲熱所炙而吹之使冷以喩人經患難者多有所警戒而不復輕動也所謂傷弓之鳥高飛驚餌之魚遠逝是也屈子被衆讒而遭危殆而此極至無旁之志猶不忍變豈非不知懲於羹者而吹韲之說乎此蓋厲神以爲屈子不變此志之喩舊說失之故解意多牽強也釋去也階㑭也猶孟子所謂捐階㬥態猶嚴子陵所謂狂奴故態也存之於中則爲志形之於外則爲態

猶有曩態即不變此志也二句參錯倒文耳言不知懲羹吹虀之戒不變此志而猶存曩態如此而欲得君行道豈不猶欲登天而釋去其階梯乎釋階登天必無之理也不變此志猶有曩態而欲得君行道必無之事也欲釋階而登天本謂欲登天而釋階也楚辭中多此句法此四句是厲神言屈子既遭禍患猶不知懲而改之必不能得君也蓋即昔夢登天及有志極而無旁之兆詞以勸之也瑗按埤雅及柳集所引皆作懲於羹者而吹虀是也王逸及洪本皆同朱子乃辯其是非而作懲熱

羨而吹齏夫言羨自知其爲熱物言齏自知其爲
冷物作熱羨不惟欠文雅亦又當作熱羨而吹冷
齏也不然何獨上言熱而下不言冷耶然懲羨吹
齏釋階登天亦是當時諺語屈子引之而加文耳
書傳中如此類甚多如論語中吾豈匏瓜也哉皆
是學者不可不知也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
又何以爲此援也
衆指黨人也駭遽驚惶貌伴侶也極至也援引也
言衆人見屈子所存之志所爲之態過於廣大高

遠則莫不驚駭惶遽以離心又孰肯有與之為同伴侶而不遠去者乎與衆人同事一君而所志所為君此其與衆人同至一處而顧乃別行一路不與之偕則中道雖有險阻之患又孰有為之援引而並濟者乎此言屈子之行不合於世俗故不容於衆也下二句即是申喻上句之意此蓋厲神即魂中道而無航及終危獨以離異之兆詞而勸之也上章是言其難得乎君此章是言其難容於衆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

申生晉獻公之世子也獻公信驪姬之讒欲殺之或勸其奔之他國申生恐傷父心遂自經而死事見左傳魯僖公四年及檀弓上篇不好不愛也父子天性而不可解於心者也然且信讒而殺之況君臣之際乎婞直謂剛狠徑情也不豫謂不從容而用壯用罔也與他所言不豫不同鯀禹之父堯之臣也堯欲治水九載績用弗成於是殛之於羽山事見尚書二典用猶由也不就不成也言以鯀之才遭聖堯之君委任之久苟其行之婞直不豫尚且不能成其功況其餘乎瑗按尚書言鯀方命

把族其婞直不豫可知但屈子之專壹不豫非鮌之不豫也屈子之忠貞正直非鮌之婞直也疑似之間不啻千里其道之不同有如此非析理之精者不能辨之離騷女須亦以鮌婞直以忘身詈之蓋屈子之忠直當時必多以鮌目之故屈子屢設言以明之耳然厲神之言皆優柔勸諭之辭非女須罵詈之比至于以父子信讒之事曉之其懇切惻怛之情藹然見於言表而視女須下賤之流相去遠矣然謂之愛屈子則可謂之知屈子則未也嗚呼女須無足道也然占之靈氛靈氛不知占之

厲神厲神不知卜之詹尹詹尹不知鮭以漁父之隱者而亦當時一世之高士亦不知之也况其下者乎環楚國而屈子一人也其不見容於衆也不亦宜乎東方朔作七諫以哀之有曰伯牙之絶絃兮無鍾子期而聽之和氏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可謂知言者矣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此下至末蓋屈子聞厲神之言君有所感而將悔者然卒又明其已志之决不肯致也作忠造怨蓋

古語也其意即前半篇所陳者是也忽者易而畧之之意過言謂所言之過甚也臂肱也九折臂謂遭斷折九次也良善也言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成善醫以喻人必屢遭挫衄更歷世故乃成美德也此亦古語左傳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即此意曰九曰三各人所傳之不同耳信然謂始信作忠造怨之言不爲過也屈子自言已畢作忠造怨之言往日乃忽畧之不介於意蓋以其言過甚不足取信及至今日而已竭忠誠以事君顧乃遭顛越來侘傺遇罰見咍逢尤離謗紛然而不可釋始知往

日所聞之言爲誠然而非過使不更歷世故之久亦不能知也瑗按屈子之言固爲有所激而云者然人君之於忠臣既不爲之施恩而反爲之造怨苟非桀紂之昏不爲也是屈子向以爲過言者乃事理之常而今信以爲然者乃事理之變也

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闢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

矰射鳥短矢也弋以生絲繫矢繳而射之也機謂張其機牙以待發也此機字虛看與下張而之張字相對罻羅皆掩捕鳥獸之網也張展而布之於

杙也言上下則四旁可知設設施也張闢皆開也設張闢指上二句也娛樂也側身斜避也屈子言上有矰弋之機下有罻羅之張使飛鳥走獸動無所逃以喻讒賊之人陰設機械巧張密布中傷良善以樂君心使已危殆不安欲側身以避之而無其所也夫屈子之作忠造怨於君而衆兆不爲之解脫已爲甚矣而復逢君之意以中傷之使至於側身無所不亦譖人太甚矣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而人君每以殺害忠良爲樂者是誠何心哉嗚呼文王囚比干剖其來久矣然非大無道之

君不忍爲也而况樂之哉惟人君以是爲樂此讒賊之徒始得以騁其奸也使懷襄悟此則又安得相繼客死於外而楚郢忽焉而亡哉

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

儃佪徘徊不去貌干傺謂少求傍偟於君側也重增益也離遭也言巳欲徘徊不去少求傍偟於君側以竭吾區區忠誠之心則恐重得禍患逢罪過也高飛遠集謂人之高舉遠遁猶鳥之高飛於此而遠集於彼也罔無也汝屈原設爲君以指巳也

之往也言已欲去君而不仕則又恐君得無謂汝欲遠去我果將何所往乎欲留則有禍欲去又不能此所謂進退維谷者也使忠臣至此其情亦可悲矣其世道亦可知矣上章言造怨於讒賊此章言造怨於人君

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橫奔失路妄行違道之譬也背在後者也膺胸也在前者也牉中半而分也二者本相待以成體可相合而不可相離者也苟牉而分之則背膺之交

痛當何如哉鬱如草之屯而不舒也結如繩之束而不解也紆如絲之縈而不理也軫如車之動而不定也四者狀憤懣之極也上二句言已欲妄行違道而變節以從俗則吾此志久已堅確不忍易初而屈志也承上二章而言下二句朱子通上三章而言是也瑗按此上四章蓋因厲神之言而答之者也但厲神勸已變志而答以志已堅而不忍變勸以勿行異路而答以不欲橫奔而失路其餘所謂危獨離異以下數語若深以爲然者屈子其亦以厲神頗爲愛已者故直以衷情而悉訴之也

歟

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

木蘭蕙申椒江離菊五者草木之芳香者也參錯而言之耳擣舂也矯揉也糳精細米也播種也滋灌溉也一曰蒔也五者亦參錯言之耳非必此方可擣而彼方可矯此方可糳而彼方可播且滋也糧糗皆乾糒飯屑也今北方猶謂之乾糧亦參錯而言之耳芳言氣味之馨香也總承上諸物而言也此章承上章言已作忠造怨而至于無所容如

此則世無知已者亦將豫備此芳香之糗糧而願於來春之日終於高飛遠去而已耳又安能久鬱鬱於此而中彼殘賊之禍哉瑗按此與下涉江作於一時蓋在秋冬之間也故願春日以爲糗芳欲待來春從容而去猶孔子遲遲吾行之意也至於涉江復叙秋冬之風景若將即日而引去者其因禍患之迫切而危殆不安之甚故有不待來春者矣此章所言香草固爲比喻而所謂春日遠遁之志蓋實録也不可概以託詞視之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撟茲媚以私處兮

願曾思而遠身

質如字朱子謂猶文質之質音致非是屈子多以情質對言如懐情抱質情與質信可保不一而足盖單言情者乃情宪之意而此對言者又當有内外體用之分王逸曰情志也質性也似矣莊子曰性者生之質也孔子之後宋儒以前而以質爲性也久矣不信承上欲隱之志而言恐不足取信於後也重申也著作也謂作此篇之文也言已備蓄糗糧而遠隱之志恐後或變易而情質之不足以取信故重著此文以極陳利害道忠誠以自明已

志而失於隱去無疑也或曰重再也蓋前此嘗有所作以道去志恐情質或遷於寵利或怵於禍患而不足以取信故再著此文以自明也但屈子所作不止于今之所傳者而特無所考耳亦通擒舉也茲此也媚愛也謂所愛之道所守之節也與前侵媚之媚不同私處謂隱居以自娛也曾思遠身猶言深思高舉所以熟思審處而欲奉身遠遁以避害也此二句言隱居樂道而歛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也至此則得以優游卒歲而讒賊雖欲害之將見名可得聞而身不可得見矣楊子雲所謂鴻

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是也則彼讒賊雖有矰弋尉羅之機械又將安所施乎故涉江曰迷不知吾所如曰余將董道而不豫其籌之久矣孰謂屈子無明哲保身之道耶孰謂屈子肯自沉流而死耶後世不解此意故解此二章與涉江之篇多牽強支離也二帝三王之書孔子之所刪者也孟子乃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故學者觀書貴有真知獨見不可不求諸心而徒傍人籬壁拾人涕吐也吾之於楚辭也不敢求異也屈子投汨羅之說相傳千載而予獨斷斷然不信

者亦惟執屈子之書求屈子之意以折中而已矣
其出於他說者蓋不敢盡信也嗚呼太史公之作
列傳而屈子之事已不得其詳而甚畧徒以涉江
懷沙二賦繼之以成傳耳蓋屈子僻在楚隅當時
又無知者況其死未久而楚遂亡楚亡未幾而秦
項紛紛矣其事又孰傳而孰道之耶其所謂投汨
羅而死者又安知非因楚辭中所言赴淵之說而
不察其爲反辭而遂附會之耶杜少陵思李白詩
有騎鯨之語而後世遂謂李太白於采石江捉月
投水而死又有騎鯨上天之說至今采石有冢有

祠嗚呼太白果死於江耶不死於江耶註楚辭者俱謂屈原投汨羅而死以女須爲姊且謂汨縣皆有原廟及女須廟安知非太白類耶雖有古迹吾不之信矣瑗最好古者非是不信也吾信屈子之所自言者而已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涉江

瑗按此篇言巳行義之高潔哀濁世而莫我知也欲將渡湘沅入林之密入山之深寧甘愁苦以終窮而終不能變心以從俗故以涉江名之蓋謂將涉江而遠去耳末又援引古人以自慰其詞和其氣平其文簡而潔無一語及壅君讒人之怨恨其作於遭讒人之始未放之先歟與

惜誦相表裏皆一時之作惜誦叙已事君之忠
已畧盡矣特末二章言其欲隱之志故此但決
其隱之之志耳舊說謂原旣被放渡江之初之
所作恐非是篇内曰旦余將濟乎江湘曰余將
董道而不豫曰忽乎吾將行皆是自欲遁去之
意此時其志雖决然欲去而尚未去故重著此
以自明也故屢曰將也將者未然之詞但不能
考其爲何年之作然謂之曰年旣老而不衰其
在頃襄王之時歟觀此則屈子亦未嘗縻戀於
朝忿懟不容也其所以惓惓不忘乎懷襄者蓋

傷其信讒放已使小人之日得覩國家之將亡故不能無責數君相自明已志之詞此又天理人倫之至而忠臣義士之不容自已焉者也非過也班固譏其露才揚己強非其人愁神苦思乏大雅之明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亦妄焉而已矣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

月兮齊光

幼少年也好愛也奇服偉麗美好之服飾也下文長鋏高冠明珠寶璐皆是矣以喻已高潔之行老耄年也對幼而言不衰猶言不懈怠也言已好此奇服之心雖年已老耄而猶不懈怠也觀此二句屈子可謂聞道之早而守道之篤矣帶謂懸之於腰也鋏劍也或曰劍把或曰刀身劍鋒大抵鋏亦劍之別名也史記馮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蓋古有長鋏短鋏意者長鋏乃君子烈士之所佩而短鋏乃刺客之流之所用者乎陸離光輝貌冠

如字舊讀作去聲非是切雲王逸曰其高切青雲
也是矣盖甚言其冠之高可以上切雲耳五臣曰
切雲冠名朱子亦曰當時高冠之名非是後世有
名切雲冠者自是倣屈子之言而取義耳崔嵬高
貌此二句對偶極精巧以冠對帶實對虛也以切
雲對長鋏假對真也此非大義亦屈子用心筆力
變化之妙處雖不拘拘求於文字之間要亦非漫
言也被佩皆泛言佩服之意王逸曰在背曰被在
腰曰佩男子不應服其珠於背也盖屈子奇服之
好非特寓言而冠劒珠玉實當時之所喜好佩服

者也此蓋賦體而有比意非全比也明月珠名以
其夜能光輝有似明月故以爲名淮南曰明月之
珠不能無纇是也然亦稱夜光之珠其義一也蓋
美珠也寶猶貴也璐美玉名寶璐謂玉之至貴者
也或曰冠者男子之服劒者男子之所有事而玉
者君子無故不去身者也屈子佩之宜也而又佩
明珠者未之前聞也瑗曰古之君子無所不佩隨
人之所喜好而有所比德者皆可佩也故孔子劒
玉之外又佩象環五寸可見古人於玉之比德劒
之衛身必不可去之外而他所佩者由夫人也自

古道衰微日趨苟簡遂指珠玉爲婦人女子之飾鄙長劒爲武夫之事訕高冠爲怪異之流而聖賢垂世立教養德養身之意抑荒矣以屈子好古之心獨行之志烏能見容於溷濁之世哉吾於是深有所感矣溷不潔也濁不清也莫余知不知己所好奇服之美也高馳猶言高蹈也不顧不慮也言己方勇往直前徑行高步從吾所好而不暇顧慮世俗之知不知也豈因溷濁之世不能知我而遂變其所守哉其年既老而不衰之志可見矣虬螭皆龍屬重華舜號瑶玉名或曰瑶圃謂懸圃也崑

崙山名見離騷玉英謂玉之英華也朱子曰登崑
崙言所至之高食玉英言所養之潔瑗按壽比天
地光齊日月是又推言居移氣養移體之效驗也
此章言巳所好服飾之奇異於世俗而世俗溷濁
無知巳者亦不因之而少有所變也方將乘靈物
從聖帝遊賓所益期所居所養之高潔也夫屈子
求知於古之聖人而不求世俗之知者非絕俗也
彼世俗但知服艾以盈腰蘇糞壤以充幃而此奇
服則不知也不知而求知之是狥俗也而強使知
之是邀名也雖然屈子所好之奇服乃古聖人之

常服也自溷濁之世而觀之以爲奇耳是豈驚世
駭俗詭異之奇哉又按與天地比壽與日月齊光
非謂生而不死也其綿綿之壽與天地相比炯炯
之光與日月爭齊者亦惟吾道而已矣彼世俗之
庸庸碌碌混混然與蠛蠓同起伏與草木同朽腐
又豈能知淸脩之士體道之人芳名姱節眞可與
天地並悠久日月並照臨哉此可與智者道而不
可與俗人語也淮南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
可也李白曰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可謂知言矣駕淸虬以下至日月齊光皆承上二

何一氣講下所謂高馳而不顧是也登崑崙食玉英與遊瑤圃並看皆承吾與重華句來此章大旨在寶璐截上言奇服之好自少至老而不變下言不求知於世俗而求知於聖人也朱子分章皆非是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將濟乎江湘

上世溷濁而莫余知泛舉一世而言此哀南夷之莫吾知專指楚國而言直至重昏而終身為一段皆一氣講下不過反覆言已好此奇服而楚人既莫我知亦惟隱去而已矣決不能變心以從俗也

旦早朝也猶言明月遂行耳甚言欲去之速也濟渡也江湘二水名曰湘沅曰鄂渚曰辰陽等語皆豫道其所經之路曰車馬曰舲船皆豫道其所乘之具意謂吾將由此道乘此具從此而遠去矣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

乘猶登也鄂地名今鄂州是也小洲曰渚以鄂渚爲名者後世也洪氏曰自隋始反顧回視也欸音哀歎也朱子引史漢亞父曰唉與欸同又謂唐人用欸乃皆此字柳子厚詩曰欸乃一聲山水綠是

也洪氏又引方言云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朱子亦
引以爲證則然者非歎也義又不同非是㨗按楊
雄法言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晉李軌註曰
欸者歎聲吳秘註曰怒聲司馬光曰欸烏開反是
漢人已用欸字矣唐人所用欸乃之欸音襖乃音
藹盖歌聲非歎聲方言所云盖然詞非歎詞今當
以法言爲證盖謂始皇方獵六國而王翦又且爲
之磨牙吮吻嘆其不足以肆其噬嚙之酷而助其
暴虐也朱子所引史漢亦通盖字之偏旁口與欠
亦多通用如嘆歎是也則唉欸亦可相通明矣或

曰還當作悃款之款字款者叩也有感觸之義未知其審緒餘也步行也邸王逸曰舍也是矣朱子曰至也亦是蓋邸抵可通用洪氏曰邸無舍義引風賦曰邸華葉而振氣注曰邸觸也未之思矣夫邸抵觝古多通用而古人名所居之處爲邸舍久矣孰謂邸無舍義也一又作低朱子謂如招魂軒輬既低之低非是二句蓋謂行於此而止於彼如離騷步余馬於蘭皐馳椒丘焉止息之意也方林猶言廣林也舊解爲地名非是以上山皐照之可見也或曰爾雅曰野外曰林亦通上曰步下曰邸

上曰馬下曰車上曰山下曰林參差互文耳蓋謂乘此車馬驅馳於山林之道間也楚辭此類甚多讀者須以意會此承上章既渡江湘而言王逸曰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向秋冬北風愁而長歎心中憂思也瑗按南夷莫吾知而屈子長往之志決矣又復回顧而太息者不忍去者何也既不忍去矣又馳車馬而不少息者何也蓋不忍去者屈子之本心忠厚之至也而決去者不得已之至情保身之哲也二者固並行而不背也上章言江湘由水路而進此章言車馬由陸路而進上二句

還屬上章意或曰乘鄂渚而反顧二句謂已徘徊
江上有感於道路風景之殊歎其不見知於世俗
耳無不忍去國之意不忍去者迺屈子之本心而
此篇方道其隱遁之决而遯篇絕無一句留戀之
意古人作文篇各有旨奚必拘拘於此前人謂註
杜詩者篇篇句句字字解爲忠君愛國之意則杜
詩掃地矣楚辭亦然援按或人之說亦甚有理故
附錄之

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
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

直兮雖僻遠其何傷

乘載也舲船船有窗牖者或曰小船也上謂泝流而逆上也沅水名齊整也謂整理其櫂也朱子曰齊時並舉也瑗按哀郢曰楫齊揚以容與則解作齊時並舉爲切而此只云齊榜當解作整理之義爲順不必拘一也吳國名榜櫂也朱子曰蓋效吳人所爲之櫂如云越舲蜀艇也洪氏曰疑與艅同艅船也見字書或曰吳恐當作吾屈子每以余吾對言聲相同而誤也瑗按九歌稱吳戈秦弓此作吳爲是汰水波回紋也蓋舉櫂擊水而生波紋而

權又復撓之故曰擊汰容與不進貌淹凝滯貌回洄通古文省耳逆流而上曰泝洄言齊榜擊汰可謂用力矣然船猶容與不進者蓋以淹留於回水而逆上之故凝滯也三句皆承上上沅二字言之以見逆流之難耳舊俱解作眷戀故鄉之意恐未必然枉渚辰陽皆地名前漢武陵郡有辰陽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按水經則此二句又順流而下矣朝發枉渚夕宿辰陽可見順流舟行之速也大抵且余將濟乎江湘至此十餘句皆實紀道路之曲折非泛

語也旦濟江湘謂横渡江湘之水而西上也車馬之乘又由陸路而東走矣故下以上沅字別之乘舩上沅又西泝沅江之水矣而朝發枉渚夕宿辰陽又順流而東下矣地勢之紆曲水陸而並進情景之蕭索數十字之間具見之矣下文但言入漵浦居山林而不復舉其地名者屈子此時其志殆將隱於武陵乎故至今人談山水之幽者尚稱武陵源焉又按後漢書郡國志南郡秭歸本國屬武陵註云縣北百里有屈原故宅則屈原武人也涉江之作其孔子歸與歸與之嘆乎此上數十字君

泛泛而讀之不惟只見其語之顛倒重復爲可厭而亦爲無謂之詞諷誦之閒吾見其嚼蠟矣端正也直不曲也皆指心言易曰敬以直內僻幽也二句結上起下之詞其意蓋謂吾道之苟是而吾身雖晦亦無妨也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此承上章末二句而言五臣曰溆亦浦類蓋溆浦皆水中可居者洲渚之別名耳舊解爲地名非是儃佪徘徊自得之意五臣解作遭轉廻旋紆曲深奥之意亦通如往也迷不知吾所如言已隱入溆浦之深徘徊自樂而世俗之人蓋有迷不知吾之所往者矣夫且不知其所往矣則彼讒人又烏得而害之哉下文林之窈山之深亦皆承此句而發揮之耳杳冥冥皆深晦之意猨狖獸名見九歌二句言入林之深與猨狖同居也蓋大舜與木石居與鹿豕游之意舊註解爲非賢智所處謬矣屈子

方且欲使世人不知其所如也又奚底乎深眇哉

至於下文哀其無樂而幽獨愁苦而終窮者是又

甚言其山中之寂寞而非人之所堪而已則其之

不能變心以從俗也所謂人不堪憂回也不改其

樂之意讀者須會作者之意可也峻亦高也蔽日

甚言其山之高也下山之下也霰雨凍如珠將爲

雪而先落者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紛盛貌

垠畔岸也無垠言霰雪之漫漫無涯也霏霏雲盛

貌宇屋簷也蓋山高則宇高故雲氣反在下而承

之也雲日言山上之峻高雨雪言山下之幽晦林

木猨狖又言山中之深險也其無樂可知矣其幽
獨可知矣其愁苦可知矣屈子寧茸於終窮而終
不能變心以從俗者其志又可知矣豈以寂寞而
悲怨乎哉讀者以意逆志可也嗚呼其與矰弋機
而在上罻羅張而在下願側身而無所者又優游
而可樂矣此屈子所以決於隱而不疑也此所以
且欲濟乎江湘也此所以世人迷不知所如也而
彼讒人者方且鼓如簧之口而呶呶不巳何哉其
亦不量屈子之心矣瑗按上言秋冬緒風此言雲
雨霰雪此蓋實紀其時也而王逸俱解爲取譬之

說大謬矣

接輿髡首兮桑戸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葅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接輿楚狂也見論語歌鳳衰以譏孔子者也髡去髮也髡首謂剔去其頭之髮也法言曰狂接輿之被其髮也蓋初被髮佯狂後乃自髡避世不仕也故或稱被髮或稱髡首桑扈亦隱士也即莊子所謂嗟來桑戸乎是也戸扈通用或從省也臝行謂赤體而行也朱子疑論語所謂子桑伯子亦是此

人蓋夫子稱其簡家語又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即此贏行之證也以亦用也伍子吳相伍員子胥也諫夫差令伐越不聽賜劍自死盛以鴟夷而浮之江故曰逢殃逢殃遭禍也見左傳史記及莊子鄒陽書諸傳多有之比干紂之諸父一曰紂之庶兄聖人也紂惑妲巳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斮朝涉剖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曰菹醢菹淹菜醢肉醬也亦見離騷天問忠不必用言伍子比干也賢不必以言接輿

參扈也以忠賢二句横入四子之中楚辭多有此體前世皆然指上四子今之人指南夷也壅君讒黨在其中矣蓋謂處暗世遇亂君賢者屈伏忠臣見害自前古而已盡然矣而我今之遭讒被怒又何獨怨乎蓋援引往昔以自寬慰深明已之無怨也五臣曰此自抑之詞是矣董督也道謂前途之道路也不豫不猶豫而狐疑也決之之辭重昏言山中杳冥幽晦也重昏終身即上愁苦終窮之意二句言因歷覩自古前賢皆不能得行其道而多被患害故已深有所感催督上道而決於隱去無

疑其處深山杳冥幽晦以終身也董道不豫謂自湘而鄂自鄂而沅自沅而辰陽决於隱去也應上旦余將濟乎江湘以下十餘句有易見幾而作介於石不終日之意舊註董道爲正身直行非是重昏終身應上入溆浦以下十餘句有大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之意大抵此篇極明白整齊有脉絡條理篇首奇服至寶璐一段是頭腦言已之所好尚如此世溷濁莫余知與哀南夷莫余知提起對看皆承奇服說來世溷濁是泛舉一世而言至日月齊光爲一段故其詞氣輕舉遠遊之意哀南

夷是專指楚國而言至重昏　終身爲一段故其詞
爲隱遁山林之意上段是訐言而遣與下段是紀
其實而有所指非復比與寄託之言與上段稍不
同讀者不可不察然下段又有三小段意旦余將
濟乎江湘至僻遠何傷是一段叙隱去之道路入
溆浦至愁苦終窮是一段叙隱居之處所及山林
之幽晦亦承僻遠何傷而來也接輿髡首至重昏
終身是一段以自寬其憂決其志總承上二段而
來也
亂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

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鸞與鳳凰三者皆神俊之鳥治世則見亂世則隱日以遠謂當時世亂而遠去也燕玄鳥也雀鷰鷂之類烏鴉也鵲乾鵲四者皆凡庸之鳥巢鳥窠也王逸曰高殿敞揚爲堂平場廣坦爲壇又中庭爲壇瑗按尚書金縢註曰築土曰壇禮記祭法註曰起土曰壇是壇乃起土而築之者也此所謂壇者盖指臺觀之類歟朱子以此上四句比仁賢遠去而讒佞見親也露申朱子曰未詳辛夷香草也死

謂枯槁也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王逸曰露暴也申重也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於林薄之中猶言取賢明君子棄之山野使之顚墜也瑗按王解露申亦爲牽強詳本文正意則露申似亦是香草之名離騷及惜誦凡三言申椒所謂申者或指露申歟他無所据未考其審姑鈌之此二句只言香草死林薄則資菉葹以盈室服艾以盈腰蘇糞壤以充幃可知矣腥臊膻臭之惡味也御用也並御謂兼收並蓄而不舍之意芳香味也指椒蘭菌桂之屬薄附也左傳曰薄而觀之薄迫也逼近

之意與上林薄之薄音同而義異朱子以此上四句比汚賤並進而芳潔不容也陰陽易位時不當如春夏行秋冬之令秋冬行春夏之令皆是時不當位而變易也瑗疑此二句又似自從易小象來大抵此上十句或以動物或以植物或以人事或以天時喻君子小人之失常下言已所以懷信侘傺而忽乎吾將行以遠隱者爲此故也懷信舊說謂已懷忠信之道不合於衆故悵然而遠行也或曰惜誦云恐情質之不信今故重著以自明故此云懷信謂不忘前日之言也前篇已有隱之之意

至此則隱之之意決矣瑗按此篇在惜誦之後而此篇又不過發明前篇篇末二章之旨前篇其詞危此篇其詞平前篇其志悲此篇其志肆大抵涉江之作欲隱而去故從容冲雅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有井貧苦安淡薄若將終身焉之意可謂善於處窮能於避讒而從容乎退以義者矣世俗不深考究遂謂屈平一遭放逐不勝鬱鬱無聊之意自投水死何其譏人之疎而觀書之畧也前篇雖多怨詞大抵皆關於君國者而自歎之詞又多和平雅淡讀者不可不知也朱子曰此篇多以余吾並

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也瑗按余吾他篇亦屢屢言之細味此篇之旨朱子之說未必盡然曰世溷濁而莫余知曰且余將濟乎江湘亦未見其平也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吾與天地兮比壽亦未見其倨也洪氏曰此篇言已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歎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得之矣